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八卷 商文毅決勝擒滿四

花則一名，種分三色：嫩紅、妖白、嬌黃。映清秋佳景，兩鬢風涼。郊墟十里飄蘭麝，瀟瀟灑灑處旖旎非常。自然風韻，開時不惹蝶亂蜂忙。

攜酒獨挹蟾光。問花神何屬？離、兌中央。引騷人乘興，廣賦詩章。幾多才子爭攀折，

嫦娥道三種清香：狀元紅是，黃為榜眼，白探花郎。

這一隻詞兒是西湖詩僧仲殊賦桂花之作，調寄《金菊對芙蓉》，將三種桂花比著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三及第，然狀元居首，尤為難得，所以將紅色桂花為比，獨有中三元者，更難其人，宋朝卻有三個。那三個？

王曾 馮京 宋庠

這三個都是忠孝廉節、光明正大、建功立業、道高德重、學問淵源、真正不愧科名之人。我朝共有二人，一是南直隸池州貴池縣許觀，後複姓黃，字瀾伯，洪武爺二十四年辛未，御筆親賜狀元及第，官為禮部侍中，是個赤膽忠心之人，建文年間與兵部尚書齊泰、御史大夫練子寧、文學博士方孝儒一班兒忠心貫日之人，一同輔佐。不期永樂爺靖難兵起，黃觀草詔，極其詆斥。誰知永樂爺是北方玄武真君下降，每每出陣，便有龍神來助，十戰九贏，就到危難之時，定有龜、蛇二將從空顯靈救護。以此從北平直殺將過來，勢如破竹，無人抵敵。看看將近南京，事在危急存亡之間，建文爺慌張，草下詔書，命黃觀募兵上游，並督諸郡勤王，前來救駕。黃觀急急領詔而去，到得安慶地方，誰料靖難兵已打破了金川門。黃觀聞變，大聲痛哭，對人道：「吾妻翁氏德貞行淑，素有節操，斷不受辱。」即時招魂，葬於江上。明日，家中一人從京師奔來，說打破京城之日，翁夫人與二位小姐一家俱被象奴拿住，夫人脫頭上釵釧付與象奴，叫象奴去買酒肴。待象奴去後，夫人急急攜了二位小姐並合家十餘人口，一齊投在通濟門橋下而死。黃觀聞了痛哭道：「我道吾妻必然盡節而死，今果然矣。」後來永樂爺登了寶位，黃觀得到李陽河，被使臣一把拿住，要黃觀入朝面聖。黃觀徐徐對使臣道：「吾久失朝儀，今既入朝，必先演習禮文。」就把朝衣襟頭穿得端正，東向再拜，向著羅刹磯急流之中，躡身躍入河中。使臣大驚，急急把鉤子撈救，只鉤得金絲襪頭起來，只得把這頂金絲襪頭獻於永樂爺。永樂爺因前草詔詆斥之故，大加震怒，束草為黃觀之像，把這頂金絲襪頭戴在上面，碎剗其身，以示凌遲之意，抄沒其家，並及姻黨。因此把《登科錄》上削去了名姓，反刊第一甲一名韓克忠、第二名王恕、第三名焦勝，所以人不知黃觀中三元。過後三十年，清江縣尹龔守愚念其忠義，在黃觀舊居之地建祠堂祭祀，至今南京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及二位小姐祠墓。看官，你道黃觀一家十餘口人盡忠盡節而死，這樣一個三元，豈不是為我明增氣、為朝廷出色的人麼？有詩為證：

闔門盡節從來少，若此三元事更奇。

一子為臣真大節，經天日月姓名垂。

又有詩為證：

靖難師來不可當，黃觀捧詔督勤王。

誰知大數皆前定，贏得聲名到處香。

這黃觀是國初第一個三元了。第二個便是商輅。國初科甲之盛無過於江西，所以當初有個口號道：「翰林多吉水，朝內半江西。」自商輅中三元之後，浙江科名遂盛於天下，江西也便不及。此是浙江山川氣運使然，非通小可之事。在下未入正回，且把兩個爭狀元的故事一說。兩個爭狀元的究竟都中了狀元，世上有這樣希奇的事！譬如別樣可以人力謀求，若是「狀元」二字為天下之福，聖主臨軒策士，御筆標紅，此時前生宿世種下之因，亦是神鬼護佑之事。兩個爭狀元究竟都做了狀元，那「狀元」二字卻就像在他荷包裡一般的東西，隨他意兒取將出來。可見人定勝天，有志竟成，富貴功名可以力取，何況其餘小事。在下做這一回小說，把來與有志人做個榜樣。

話說杭州錢塘縣一人姓李名旻，字子陽，號東崖，他原不是李家的子孫，他是於忠肅公之孫、於冕之子。於冕侍妾懷孕，正當忠肅公受難之時，舉家驚惶逃竄，於冕侍妾懷孕出逃，後來遂嫁於李家，生出李旻。李旻的父親是個窮人，李旻自幼讀書之日，每每出其大言要中「三元」，李旻母親亦每每幫助兒子，共有此志。成化十六年庚子，李旻考科舉，正試見遺。李旻擁住提學道轎子稟道：「宗師老人家，若不取李旻科舉，場中如何得有解元？」提學道立試果佳，遂取李旻科舉。錢塘縣學起送科舉之日，有五色鳥飛來，毛羽可愛，棲於明倫堂樑上。眾秀才群聚而觀之，並不驚懼。李旻胸中暗暗的道：「此是文明之兆，吾當中解元無疑。」遂賦詩自負：

彩翩翩世所稀，講堂飛上正相宜。

定應覽德來千仞，不但希恩借一枝。

羨爾能知鴻鵠志，催人同上鳳凰池。

解元魁選皆常事，更向天衢作羽儀。

果中解元。那第二名卻是紹興餘姚王陽明先生之父王華。那王華也是中三元之人，因李旻中了解元，便氣忿不過，對李旻道：「子陽兄，我今年讓你中了解元，來科狀元準是我小弟了，斷不敢奉讓。你今休得要上京會試。」李旻道：「明年狀元讓你，下科狀元又準是我小弟了，便讓你做明年狀元罷。」說罷，彼此大笑。李旻果不進京會試，王華遂中了辛丑狀元。李旻大笑道：「王年兄的狀元是我讓與他做的，我若進京會試，這狀元如何到得他手裡？」癸卯冬天，李旻將進京會試。他一個朋友鎖鑿堅，是西域人，長於詩賦，知李旻大才，自負不凡，有中狀元之志，做只詞兒錢行：調寄《正宮謁金門》，云：

人躡畫船，馬鞍上錦鞵。催赴瓊林宴，塞鴻裡暮秋天。綠酒金杯勸。留意方深，離情漸遠，

到京廷中選。今秋是解元，來春是狀元，拜舞在金鑾殿！

李旻果中狀元，官拜翰林院修撰，後來做到南京吏部侍郎。那浙江志書上，載他做祭酒的時節，能振起師模，不負所學。住在吳山下，環堵蕭然，死之日家無餘財，是有德有品之人。那王華做到吏部尚書。兩人聲名人品，都可謂不愧科名者矣。有詩為證：

富貴可以力求，功名奪得頭籌。

說與有志男子，何須羨彼王侯！

話說那中三元的商輅，字弘載，號素庵，諡文毅，是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。他的父親是嚴州府一個提控，住於公廨之中，在衙門數年，一味廣積陰德，力行善事，那舞文弄法的事，不要說不去造作，就是連夢也都不曾做，甘守清貧。他母親也是個立心平易之人，若是那沒天理枉法錢財，夫妻二人斷然不要。大抵在衙門中的人，都要揉曲作直，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上瞞官府，下欺百姓，筆尖上活出活入，那錢財便就源源而來。商提控一味公直，不要那枉法的錢財，自然家道清貧。夫妻二人常對天禱告道：「我不願枉法錢財，但願生個好兒子足矣。」正是：

公庭裡面好修行，不受人間枉法錢。

話說淳安府一個人姓吉，排行第二，被仇家誣陷。那仇家廣有勢力，上下都用了錢鈔，將吉二下在牢裡，要置之死地。商提控憐吉二無辜，一力扶持出來，保全了性命。正是：

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人寶山空手回。

話說商提控救出了吉二，那吉二感恩無地，無力可報。一日，商提控從吉二門首走過，吉二一把拖住商提控衣袖，再不肯放，

邀到家裡坐地吃茶，商提控苦辭不要。怎當得吉二抵死相留，吉二一邊走去買些酒肴回來，叫妻子孫氏整治。那孫氏頗有幾分顏色，吉二叉手不離方寸，對孫氏說道：「我感商提控之恩，無力可報。今日難得大恩人到此，我要出妻獻子，將他飲到夜深時分，你可出去陪宿一宵，以報他救我性命之恩，休嫌羞恥則個。」孫氏只得應允。安排酒肴端正，吉二搬將出來，請商提控吃。商提控甚是過意不去，一杯兩盞，漸漸飲到夜深時分，吉二托說出去沽酒，閃身出外，再不回來。商提控獨自一個，卻待起身，只見門背後閃出那個如花似玉的孫氏來，深深道個「萬福」。商提控吃了一驚，孫氏便開口道：「妾夫感恩，無地可報。今日難得大恩人到此，妾夫情願出妻獻子，叫奴家特地出來勸提控一杯酒，休嫌奴家醜陋則個。」說罷，便走將過來斟酒。商提控驚慌，急急抽身出外而去。回來對妻子說了，以後再不敢打從吉二門首經過。三日之後，夫妻二人都夢見本府城隍之神對他說道：「子累積陰功，廣行方便，上帝命我賜汝貴子，以大汝門戶。」就把手中一個孩兒送與他夫妻二人，遂騰雲而去。從此妻子懷孕，生下商輅，那時是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。生下之時，滿室火光燭天，合衙門中人都見有火，盡來救應。太府亦見火光遍室，衙役稟說公廨失火，太府急急收拾緊急文書，一壁廂叫人救火，一壁廂叫人防守庫獄。頃刻間來報道：「並無火燭，只是商某家生下一個孩兒。」太府大驚道：「此子必然有異。」就吩咐左右道：「待此子滿月之日，可抱來一見。」滿月之日，商輅父親抱見太府。太府看他目秀眉清，神氣軒豁，啼聲響亮。太府抱在膝上，歡喜非常，對他父親道：「爾子上應天象，必非塵凡之器，他日必為朝廷大瑞，與國家增光者也，豈徒科名而已哉！爾好為看視教訓，待其成立，斷能大爾門戶也。」就命將黃涼傘罩送之而出。後來漸漸長大，讀書識字，便出口成章，一目數行，下筆磊磊驚人。宣德十年乙卯中解元，那時只得二十二歲。進京會試不中，李時勉做祭酒，一見商輅，便知他是個非常之人、公輔之器，異常敬重，就教他讀書於東廂之後。到正統九年乙丑會試中會元，廷試狀元及第，那時年三十二歲，官拜翰林之職。後來他父母都受了誥命，真是陰德之報。在下先將他父母的陰鸞報應說過了，方才下文說商輅本身的立朝事業，為朝廷柱石，千載增光。有詩為證：

陰德昭昭報不差，三元兒子實堪誇。

山川靈異俱聞事，只是《心田》二字嘉！

不期己巳年，正統爺幼衝之年，誤聽王振之言，御駕親征韃虜也先，失陷於土木地方。敗報到來，滿朝文武驚惶無措。幸得兵部尚書於謙力主群議，請景泰爺監國，以安反側。商輅竭力輔佐於謙，共成此議。有個不知利害的徐理，創為南遷之計。商輅與於謙，並內臣全英、興安共為唾斥，方才人心寧定。商輅因於謙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巡撫，熟於兵機將略，凡事有老成見識，故事事聽他說話，遂協同於謙文武等臣，經略戰守。後來正統爺回朝，商輅奉命到居庸關迎接回來，居於南城。錦衣衛指揮盧忠上奏，妄說南城事體有不可知之變。景泰爺大怒，窮治不已。商輅對司禮監王誠說道：「盧忠本是個瘋子，豈可聽信他胡言亂語，壞了大體，傷骨肉之情。」王誠將此言稟與景泰，景泰爺方才大悟，將盧忠殺死。後來景泰又要易正統爺東宮，眾臣共議。商輅道：「此國家大事，有皇太后在上，臣下誰敢輕議？」景泰不聽商輅之言，畢竟易了東宮，升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。景泰五年，禮部章綸、御史鐘同，因景泰爺所立東宮遭疾而死，遂上本要復立正統爺太子。景泰大怒，要將二臣置之死地。商輅力救，免得章綸一人。後景泰爺正月病重，商輅同閣老陳循議請復立正統爺太子，商輅遂於奏疏上增二語道：「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，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。」正要明日奏進，不意石亨、徐有貞一干人；蹇進南城，迎接正統爺復登寶位，遂將兵部尚書於謙誣致死地，深可痛惜。次日正統爺召商輅並閣老高谷到於便殿，慰安道：「朕在南宮，知爾二人心無偏向。如今正要用爾，宜用心辦事，且計議改元年號。」就命商輅草詔。石亨私自對商輅道：「今年赦文須一抹光，不須別具條款。」商輅道：「自有舊制，孰敢擅改？」石亨大怒，遂誣奏商輅，要與於謙一同處死。內臣興安要救商輅，乘機稟道：「當時此輩附和南遷，不省將置朝廷何地。如今待奪奪門之功，便敢如此大膽放肆。」正統爺方才解了怒氣，止削商輅官爵，原籍為民。商輅免得作無頭之鬼，歸來道：「今日之餘生，皆天之所賜也，怎敢干涉世事？」因此縱游於西湖兩山之間，終日杯酒賦詩，逍遙暢適。後來正統爺在宮中每每道：「商輅是朕所取三元，可惜置之閒地。」屢欲起用，怎當得左右排擠之人甚多，竟不起復，在林下十年。

成化爺登基，追念商輅當日之功，遣使臣驛召到京。那時還未有復職之命，朝見之日，方巾絲縑，青布圓領，自己稱道：「原籍為民臣商輅，行取到京陛見。」成化爺龍顏大喜，仍復原職，入內閣辦事。那時星莊甚為民害，商輅奏道：「天子以天下為家，何以莊為？」後因地震，上疏乞休，不准所奏。一個御史林誠，又因星變，誣奏商輅不職，因說景泰間易儲之事，商輅因而求退。幸得成化爺是個聖主，不聽林誠之言，反加林誠之罪，遂批下旨意道：「朕用卿不疑，何恤人言？」商輅又恐傷了言官，有負聖主之意，隨上一本道：「臣嘗勸上優容言官，已荷嘉納。如修撰羅倫等，皆復收用。今因論臣而反責之，如公論何？」成化爺就從其言，仍復林誠之職。又召商輅到御榻前，勉慰再三，遂升為兵部尚書，仍兼學士，又改戶部尚書。十一年，兼文淵閣大學士。一日召見，議及景泰爺監國之事。商輅懇懇奏道：「昔景泰有社稷功，當復帝號。」興安遂流下淚來。成化爺亦流淚，因而遂復了帝號。後來成化爺深知於謙有保社稷之功，被石亨、曹吉祥冤枉而死，後石亨、曹吉祥俱以謀反誅死。於謙之子於冕上疏白父親冤枉。成化爺深憐其忠而復其官，賜祭。商輅遂作制辭道：

當國家之多難，保社稷以無虞；惟公道而自持，為機奸之所害。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實憐其忠。

金英、興安讀了道：「唯吾與爾親見其事，深知其功，他人不能知也。於謙有靈，死亦瞑目矣。」天下因誦而稱之。自此之後，於謙之冤始大白於天下。

且不說商輅隨事有補袞之忠，再說嘉興府一個具經濟之才出色的人，這人姓項，名忠，字蓋臣，諡襄毅，是正統七年進士，為刑部員外郎。隨正統爺親征，失陷土木，韃韃著他牧馬於沙場，剝去了衣服，胡服胡衣，囚首垢面，蓬頭跣足。項忠受這苦楚不過，騎了他一匹好馬，潛地逃歸，從間道而走，遠遠望見胡騎出沒，又恐被他拿去，只得晝伏夜行。爭奈不識路徑，望北斗南走，走過四夜，不知經了多少路程，連馬都走不動了。項忠自覺心下慌張，只得棄馬步行，漸漸走到一條死路，是插天的高山。這山名為石城山，團團似個城子一般，懸崖峭壁，有數千丈之高。項忠歎息道：「吾死於此地矣。走到天盡頭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彷徨四顧，卻似有路可登，只得攀藤附木，一步步挨將上去，漸至山頂，周回一看，原來這山四圍都高，竟像城牆模樣，山頂寬平，可容數千人之多，獨中間有路一條可上。項忠看了形勢，暗暗道：「此地甚險，若屯數千人於其中，雖千軍萬馬不能攻也，但無水泉耳。」說罷，肚中饑渴之極，腳跟腫痛，行走不牢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倚石歎息，看看垂死。恍惚之間，見一個金甲神人扶他起來道：「此爾異日發跡之地也。」說罷不見，但見一大塊物遺棄地下，項忠近前一看，卻是一大塊肉乾。項忠取而食之，道：「怎生得一口泉水救命方好？」遙望見山下一股清泉，項忠一步步探將下來，走到泉水邊，吃了數口，方才神清氣爽道：「今番有命了。」那泉水離山有數里之遙，項忠暗暗的道：「若斷絕了這股泉水，此山之險，亦無所用之矣。」遂放開腳步逃命，共走了七夜，才到得宣府。關吏來報了御史張昊、巡撫羅亨信，傳令放進關內。進得關內，一交便跌倒地下，暈死多時，用姜湯灌下，方才甦醒，一步也走不起。看其腳下有刺蒺藜數百，羅亨信叫人與他拔去，拔了數日方才拔完，共有一升之數，滿腳紅腫，皮肉裂開，血流不止，病臥了三個多月，方才走得起，有詩為證：

吉人自有天相，臨危自有神扶。

若非功名不朽，准准死在窮途。

話說項忠自病好之後，漸漸做到都御史之職。那時陝西固原土韃滿四，聚眾作反。只因都指揮劉清、守備指揮馮杰二人剝削軍兵，又逼索各土韃賄物，各土韃怨恨入骨，滿四因此遂糾聚數千人作反，就屯據於石城地方。劉清領兵與戰，大敗虧輸而走。陝西鎮巡撫遣都指揮邢端、申澄率領各衛軍兵與戰，只一合，滿四將申澄殺於馬下，邢端率領軍兵逃回本陣，遠近震駭。朝廷差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、總兵寧遠伯任壽、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、延綏都御史王銳、參將胡愷，各統所部軍兵會討。寧夏兵先到，陳介、吳

琮二人不等延緩兵到，麾兵直搗石城。不期被滿四先伏數支兵在於石城遠處，等得寧夏兵到，先前一隊詐敗佯輸，誘引寧夏兵深入重地，數支兵一齊掩殺將來，眾兵勞困饑渴，大敗而走，殺死數千人，賊勢甚是猖獗。朝廷遣都督劉玉總兵、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，前來剿除滿四。項忠前次曾到石城，備知形勢險隘，只有坐困一法。遂分兵七路，恐有埋伏，一路剝削草木，燒之而進，使賊人不能伏兵，漸漸逼近賊巢，團團圍住，先鋒伏羌伯毛忠奮勇當先，登山仰攻，不期被賊人當頭飛下一個炮石而死。眾軍心慌，一齊退後。項忠就馬上把一個當先退後的千戶斬首示眾，眾軍方才紮得腳住。滿四見官軍退後，正欲乘機追殺，見官軍一齊扎住，號令嚴明，便不敢追殺過來。遠近聞得毛忠戰死，人心洶洶。兵部尚書道：「滿四驍勇，今屢次戰勝，倘與北虜連兵，則關、陝危矣。」遂交章請益兵赴援。朝廷遂遣撫寧侯朱勇領京兵四萬前往助戰。撫寧侯遂奏定賞格：如生擒賊首一人，與世襲指揮使，賞銀五百兩，數人共擒得者，賞亦如之。

不說朝廷要再差援兵救應，再說項忠備知賊巢只靠此一股泉水救命，必有重兵防守，遂差一支兵搖旗擂鼓，虛張聲勢，前來搦戰；卻另撥一支精兵伏於泉水左側，待守水口賊人出戰，就著這支精兵奪他水口。那守水口賊人聽得戰鼓齊鳴，一齊殺出，官兵略戰數合，便棄甲而逃，賊人漸漸追遠，追之不及，回歸水口，早被官兵大隊占住水口。賊人奮勇廝殺，怎當得項忠自領一隊勁兵而來，勢如風雨，賊人四散奔走，生擒活捉者不計其數，餘賊逃回石城山。項忠直逼賊巢，圍得鐵桶相似。滿四見官軍奪了水口，自覺心慌，幾番奮勇殺下山來要奪水口，怎當得項忠親自披著甲冑立於矢石之下，那矢石如雨點般射將下來，項忠身自督戰，再不退步。露宿六十餘日，先後共戰二十餘陣，自歎道：「奉命討賊，久無成功，死所甘心。」眾軍見項忠如此，人人鼓勇，個個爭先。

不說項忠在此與滿四苦死廝戰，且說朝廷差使臣來問項忠道：「事體何如？」項忠備細奏上一本。朝廷還不知勝負如何，命司禮監懷恩、許安、黃賜三人到閣下召兵部尚書計議道：「京軍決然要去救援。」內閣彭時是正統十三年狀元，甚有見識，同商輅一齊道：「前日賊若四出攻劫，誠可駭懼。今入山自保，我軍圍守甚固，不一兩月必然困窮成擒。況項忠自土木歸來之後，曾經石城山過，地理熟識，與他人懸斷者不同。今觀其奏疏，情理曲折，如指諸掌，定有成算，京軍何用再行？」兵部尚書因商輅不聽他言，忿忿的道：「項忠若敗，必斬一、二人，然後發兵去救。」眾官都不信商輅二人之言，恐未免有失。果然項忠一連圍困了三月，水草都盡，人馬饑餓而死者不計其數。賊將有個楊虎狸，驍勇有謀，是滿四的謀主，見勢頭有些決撤，私走下山，到軍門投降。項忠便極意招安，就解身上金鈎為贈。楊虎狸感恩圖報，項忠教他擒滿四來獻。楊虎狸領命而去，果然誘滿四出戰。次日，項忠領兵當先，伏兵東山口，楊虎狸從賊巢中反殺起來，生擒滿四，餘黨潰散，斬首七千餘級，俘獲者不計其數。將滿四獻俘處死，文武百官方服商輅見識之高。果是：

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

話說成化爺的嫡母慈懿太后錢氏崩了，那時生母太后在上，不欲將錢太后與正統爺合葬，遂命司禮監傳旨，命大臣另議葬所。眾臣都不敢發言，獨商輅與彭時兩個開口道：「此是一定之禮，無可別議。梓宮當合葬裕陵，神主當涖廟。」內監夏時道：「錢太娘娘無子，又有疾病，怎生好入山陵？只該另葬為是。」商輅、彭時兩個齊聲道：「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，為臣子者豈宜另議葬所。況且此事關係非小，一或乖禮，何以示天下後世乎？」夏時大聲道：「你們休得固執，此是太娘娘主意，怎敢抗違？」兩個又道：「雖是太后主意，臣子自當力爭，不可使上有失德。」夏時又大聲發話道：「你們抗違，只怕明日體面不好，休得懊悔！」說罷，忿忿而進，眾官都各面面失色，商輅二人道：「明日不可畏懼，斷要力爭。」次日，成化爺御文華殿，召內閣各官面諭道：「慈懿太后當如何？」彭時對道：「只合依正禮行，庶全聖孝。」成化爺道：「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，但與太后有礙，故令爾等合議，務要處得合宜。」商輅對道：「外議洶洶，若不合葬，則人心不服，且於聖德有損。雖聖母有言，亦不可從也。」成化爺半日不言語，良久方道：「合葬固是孝，若因此失聖母之心，亦豈得為孝乎？」商輅二人都道：「皇上大孝，當以先帝之心為心。昔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，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，而兩全其美矣。」後來者，指太后也。成化爺雖未應允，而玉色甚和，絕無怒容。二人又道：「臣等意未盡，欲具本言之，乞皇上再三申勸聖母，以終大事。」成化爺把頭略點了一點。這日晚間，商輅二人具奏備言：「祔葬涖廟，所以體先皇篤夫婦之懿，昭今上全子母之情，斷不可有異議。」又謂：「夫有出妻之禮，子無棄母之道，此事關係綱常，不可有失，貽萬世譏議。」辭極懇切。成化爺內批，仍欲別尋葬地。商輅遂同彭時並禮部尚書姚夔，率領百官伏文華門，號哭不起，聲聞於內。成化爺方才感動，太后亦悟，即傳旨宣諭道：

卿等昨者會議，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，固朕素志。但聖母有礙，事有相妨，未即俞允。

朕心終不自安，再三據禮祈請，聖慈開諭，特賜允諾。卿等其如前議施行，勿有所疑。故諭。

商輅、彭時與各官遂呼萬歲而退。看官，你道這一件大禮，若不是二位狀元宛轉力爭，可不是陷君父於有過之地麼？有詩為證：

朝廷大禮事非輕，慈懿娘娘合葬成。

全賴大臣調護力，方知聖主藉賢卿。

成化爺欲建玉皇祠於宮中，商輅又力言其非禮，再三勸戒，因而遂止。

時萬貴妃有寵。弘治爺是紀貴妃所生。紀貴妃懷孕之時，萬貴妃得知大怒，將紀貴妃百般凌虐，百般下藥，要打墮身孕。誰知弘治爺是個聖主，當有十八年天下，自有鬼神呵護，就像生鐵鑄母腹中的，怎生打墮得下？成化爺知萬貴妃妒忌，只得托言紀貴妃有病，出居安樂堂，假說紀貴妃生了痞塊，並非身孕，瞞過了萬貴妃。一壁廂卻暗暗叫門官照管，遂生下弘治爺。紀貴妃乳少，內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，百般保護。後來萬貴妃生了一子，立為皇太子，未及一年，患痘而死。萬貴妃後來亦竟無身孕。那時弘治爺年長六歲，張敏因厚結萬貴妃王宮內監段英，乘機轉說，萬貴妃大驚道：「怎生不早教我知？」遂具服進賀，厚賜紀貴妃，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，次日遷紀貴妃於永壽宮。中外各官一喜一懼，喜的是立太子，懼的是尚有不可知之事，要請皇太子與紀貴妃同處，才脫虎口；又恐反因此激變，事在兩難。商輅因獨對奏上道：

皇子聰明岐嶷，國本攸係，天下歸心。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，恩逾已出；百官萬民皆貴妃賢哲，近代無比，此誠宗社無疆之福也。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，久不得見，揆

之人情事體，誠為未順。伏望敕令就近居住，皇子仍令貴妃撫育，俾朝夕之間，便於接見。庶

得遂母子之至情，愜朝野之公論。

商輅這一本奏進，遂立為皇太子，方保無虞。有詩為證：

「朝弘治聖明君，誰是攜持保抱群？」

內臣張敏外商輅，國本無虧天下聞。

後來紀貴妃薨了，商輅又引宋仁宗之母李宸妃故事，遂殯殮都如皇后之禮。十三年，升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。那時汪直新坐西廠，威勢洶洶權同人主，害人無數，滿朝文武百官畏之如虎。巡邊之時，都御史盡戎裝披掛，直至二、三百里之外迎接，望塵跪伏，等候馬過，方才走起。若駐館驛之中，便換小帽一撒，趨走唯喏叩頭，無異奴婢。所以當時有謠道：「都憲叩頭如搗蒜，侍郎扯腿似燒蔥。」商輅遂奏汪直十罪，並奏百戶韋瑛、王英道：

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。而汪直者，轉寄耳目於群小。汪直之失，雖未為甚，而韋瑛、王英同惡相濟，擅作威福。官校捉拿職官，事皆出於風聞，暮夜搜簡，無有駕帖；或將命婦剝去衣服，用刑辱打，被害之家，有同抄紮。人心洶洶，各懷疑畏。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期鼓鑿伺候之時，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得入朝。朝罷，被校尉擁逼而去。其欺凌大臣如此。使大小臣工各不安於其位，商賈不安於市，行旅不安於途，庶民不安於業，太平之世，豈

宜有此腹心之患？

成化爺看了這本大怒道：「用一內臣，怎生便係國家安危？」命司禮監懷恩傳旨責問。商輅正色答道：「朝臣無大小，有罪都該請旨收問。他敢擅抄紮三品以上京官。大同、宣府是京師北門，守備不可一日缺，他敢一日擅自擒械數人。南京根本重地，留守大臣他敢擅自收捕。諸近侍他敢擅自改易。此人不去，國家安乎危乎？」那懷恩是個大聖大賢之臣，知汪直倚勢作威，害人無數，遂將此言密密稟與成化爺。成化爺大悟，即將韋瑛、王英充軍，汪直革職到於南京而去。從此朝野肅清，天下太平，商輅、懷恩二臣之力也。

那懷恩果係大聖大賢之臣，千古罕見，妙處不能盡述。當時成化爺寵著一個僧人，名為繼曉，通於藥術。成化爺試其術有應效，遂賜予無算，恩寵無比。成化爺嘗以手撫其肩，繼曉即袖御手於衣袂間，見客止用一手為禮，因此恃恩放肆，無惡不作。忠臣刑部主事林俊要斬繼曉，奏妖僧繼曉猥挾邪術，惑亂聖聰。成化爺大怒，下林俊於獄中，要將殺死。懷恩叩首諍道：「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。我洪武爺、永樂爺時大開言路，故底盛治。今欲殺諫臣，將失百官心，將失天下心，臣不敢奉詔。」成化爺大怒道：「汝與林俊合謀誣我，不然安知宮中之事？」說罷，便將御硯擲將過去，懷恩以首承硯不中。成化爺又將御幾推僕於地，懷恩脫帽解帶，伏地號泣道：「臣不能事陛下矣。」成化爺命扶出東華門。懷恩叫人對鎮撫司典詔獄的道：「你們合謀傾害林俊，林俊若死了，你們亦不能獨生！」遂逕歸臥家中，道「中風矣」，不復起視事。成化爺心知其忠，命太醫救治，不時遣人看視，林俊方得不死。後林俊做到兵部尚書，剿平流賊有功，為當代名臣，皆懷恩力救之所致也。其愛護忠臣不顧性命如此。

後又有個章瑾，以寶石貢進，謀為錦衣衛鎮撫，命懷恩傳旨。懷恩道：「鎮撫掌天下之獄，武臣之極選也。奈何以貨得之？」成化爺怒道：「汝違我命乎？」懷恩道：「非敢違命，恐違法也。」成化爺只得命他人傳之。懷恩私自說道：「如外廷有人諫諍，吾言尚可行也。」那時俞子俊為兵部尚書，懷恩對他道：「汝當執奏，我從中贊之。」俞謝不敢。懷恩浩然歎息道：「我固知外廷之無人也。」其剛正守法如此。

時都御史王恕，屢屢上疏論事，言甚切直，不怕生死。懷恩歎道：「天下忠義，斯人而已。」懷恩亦知商輅是個鐵錚錚不怕死的好漢，遂深相敬重，朝廷大事，每每相計而行。凡所做的事，都是有利於朝廷、有益於生民之事。真「宮中府中，合為一體」也。商輅後加少保，馳驛而回，在林下逍遙共十餘年，活至七十三歲，無疾而終。後贈太傅。我朝賢相，稱商輅為第一，其餘都不能及。他在朝廷，筆下並不曾妄殺一人，所以子孫繁盛，亦是陰德之報。在朝唯與於謙、項忠、彭時、姚夔、林俊、王恕、金英、興安、懷恩、張敏數人相好，蓋忠臣識忠臣、好漢識好漢也。他兒子名良臣，做翰林侍講。商輅生平：二十二歲中解元，三十二歲中會元、狀元，三十四歲以修撰入閣，四十一歲卸兵部侍郎而回。回來十年，五十歲又入閣，六十歲做了少保而回。在內閣共十八年，回來又享了十餘年清福而死，道德聞望，一時並著，豈不是一代偉人！史官有詩贊道：

大節純忠是許觀，三元端不負三元。

三元更有商文毅，一代芳名萬古刊。